

论语法教学在我国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孙 鹏

(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成都 610068; 攀枝花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要:语言的多重属性如语言结构性、语言生成性和语言社会性等决定了语言研究的不同视角。语言教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语言学理论发展历来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教学发展方向。交际语言教学理论的发展使传统的语法教学受到质疑,有的专家甚至坚决反对显性语法教学。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二语/外语语法教学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性:有助于第二语言认知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加快第二语言教学进程;有助于使用第二语言的准确性。

关键词:二语习得;外语教学;语法教学;显性教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9)02-0075-06

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因为研究视角不同而不同,反映在外语教学研究就是以各种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各种教学流派。结构主义外语教学过度重视语言结构和成分的教学,强调语言形式的准确表达,是语言教学的一个极端;语言交际能力观单纯强调语言意义的流畅表达,是语言教学的又一个极端。这两种教学模式都存在明显的偏颇,而语言习得研究(二语习得)基于学习者语言发展的需要提出的“均衡目的论”,即保持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平衡^{[1]287-289},事实上指出了语法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语法教学在我国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有助于第二语言认知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加快第二语言的教学进程;有助于使用第二语言的准确性。除文中特别提及的地方,论述一般不区分外语与二语、语言学习与语言习得。

一 有助于第二语言认知体系的建立

儿童习得语言是一个长期的体验过程,同时还涉及某些专门性的学习,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的不

断增长。大量研究显示,儿童母语能力的发展是随着儿童大脑的成熟和认知能力的提高而发展的,如从单词句到双词句再到多词句的发展过程表明了母语能力发展的渐进性。研究证明,儿童四岁前就已经掌握了其所讲语言的基本结构^{[2]2}。从词素因素看,儿童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规则中的例外,例如,就英语学习而言,一旦建立起“-ed”过去形式,他们就会把“-ed”应用到所有的动词词尾;从句法结构看,研究者观察发现了儿童的WH问句的习得序列呈现出相似发展序列^{[3]76-79}。以上研究说明,儿童母语习得过程中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其一,仅靠自然习得儿童难于认知语言规则中的例外;其二,儿童一旦习得某项语言规则又会过度概括化。从心理学角度上讲,儿童语言发展过程即是儿童认知能力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母语教学,若忽略语法教学也不利于学习者语言认知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1980年代美国在推广应用“整体语言法”(whole language)教授英语作为母语或二语时,由于教学效

收稿日期:2008-08-17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四川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华师范大学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立项项目(批准号:CJF07070)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孙鹏(1963—),男,攀枝花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进修学者,指导教师张思武教授。

果差而引起了普遍的反对^[47]。其原因在于整体法让儿童浸没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强调语言意义的流畅而忽视了语言形式的准确,如语音、词汇、句法等显性教学。基于语言的特征之一考虑,语言的符号性和符号的任意性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教授语言时应注意具体语言的形式特征,才利于学习者认知一门新的语言。从儿童母语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来看,适当的提示或进行恰当的显性语法教学,就可以加强对母语习得的认知。英语作为母语如此,那么英语作为外语教学就更不能例外。Rivers指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基本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把一种语言系统内在化,以便于和该语言的说话人和作者进行有意义的交际^[5]。桂诗春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到认知心理学中寻找答案^[6]。

认知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理论研究范式,其一是信息加工理论,其二是联结主义理论。信息加工模式是心理学研究认知过程的一个重要途径。它把认知过程中感性部分(如感觉、知觉、注意和记忆)与理性部分(思维)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从输入经过加工到输出的完整的控制系统。联结主义模式的基本构成成分包括单元和联结,知识储存在加工单元的联结之中,单元的激活表征将引起其他单元的新的激活模式。这两种模式都被运用于外语学习研究之中,两者都注重语言的输入,不过信息加工论是从注意的角度探讨语言输入的作用^{[1]46},而联结主义则从环境角度讨论语言的输入问题^{[2]42}。对外语教学的性质有不同界说,库克把它归为四个类型,即语言知识模式、语言处理模式、混合模式和社会模式^{[7]152-172}。库克还在另一本书中论述了Clahsen, Meisel, Pienemann和Johnston提出的多维模式^{[8]93-112}。Schmidt的注意假设坚定地认为注意是外语习得/学得的先决条件。因此, Schmidt认为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语言知识输入具有同等价值,只有注意到的语言知识输入才能被吸收和为有效学习所使用^{[9]10}。国外学者已在不同程度上从加拿大沉浸式双语教育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如Harley就认为,关注语言形式的教学是必要的,并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语言的区别度明显与否^[11]。Blyth指出,如果语言教师过多强调学习者的语言输出而忽略建构学习者语言体系的语法输入,就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12]。所以,Lightbown和Spada在通

过大量的研究后认为,在交际背景下关注语言形式的教学以及提供正确的语言形式的反馈有利于推动外语学习^{[12]152}。英语教学在我国语言环境下是外语教学,而且英语与汉语的区别明显。语法教学应该是我国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教师读本》指出,当前英语课程改革的重点是“要改变英语课程过分重视语法和词汇知识的讲解与传授、忽视对学生实际语言能力的培养的倾向”^{[13]85},这种提法是错误的。事实上,自1990年代以来,我国中学英语教学就热衷于交际语言教学,热衷于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强调培养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忽视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忽视通过语法教学建立第二语言认知体系。

二 有助于加快第二语言教学进程

如前所述,儿童四岁前就已经掌握了其所讲语言的基本结构,到六岁或七岁,也就是儿童在学龄前,他们的语言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发展迅速。尽管如此,儿童此时的元语言意识(metalinguistic awareness),即把语言作为一个对象和区分语言所表达的意义的的能力则发展缓慢,但儿童一旦进入阅读阶段,他们的元语言意识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2]2}。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儿童能进行初步的阅读与其元语言意识逐步形成密切相关。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认定为什么强调意义交流的整体语言培养难于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为它忽视了儿童元语言意识的培养,具体地说,就是没有进行语言形式的教学,也就是忽视了语言的语法性——语言的音系、词汇变化和组合规则以及句子的无限生成性等。这证明了关注语言形式的母语教学对母语习得具有促进作用。

Larsen-Freeman和Long指出,虽然语法知识的传授对主要的语言习得顺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对外语学习的速度和最终的外语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14]299-309}。王初明在提到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模式中说,“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语言十分复杂,有各种各样的规则、繁多的句型、大量的习惯用法、困难的发音,这些内容很难在只重意思表达的课堂教学活动中为学生所自行掌握,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反复练习才能达到自动化”^{[15]4}。这说明我们的外语教学不仅应重视语法教学,而且应对语言形式反复加以练习,才能为语言应用的自动化

做好准备。为了说明语言形式练习对增强外语学习的效果,桂诗春提出了效果和时间的线性的对数关系公式,公式表明,练习时间越长,练习效果就越好,技能就越熟练^[6]。

Halliday 最近的一篇文章更能给我国各层次的外语教学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他认为“以英语为本族语言的教师适合幼儿和成人高级学习者,但不适合成人初级学习者,对于青少年和成人外语学习者来说,与学习者具有相同母语的教师扮演着重要角色”^[16]。从生理、心理角度上讲,幼儿认知能力偏低,此时由外籍教师搞点初级口语活动没有什么不好。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仅搞一点活动的低层次口语活动既无法满足学生认知发展的需求,更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从语言迁移的角度上看,外语学习是建立在母语学习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另一语言的再次认知,因此就不得不涉及外语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并与母语做适当的对比教学。所以,有学者认为,即使学习者生活在目的语环境,正式的语法练习和语法讲授都是促进语言学习必不可少的手段^[17]¹²⁷⁻³⁰。

如何在语言教学就语法的作用作出明智的选择呢?这要依赖于语言教学目标和学习者的不同因素如年龄、教育背景和学习风格等。张思武根据 Spolsky 的“第二语言学习一般理论”的思想,分别从学习年龄和学习阶段两个方面提出了语法教学的重要意义,对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和外语教学界忽视语法教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结合学习年龄和学习阶段两个因素提出了针对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语法教学建议^[18]。戴炜栋等认为,在我国英语学习者处在一个并不使用目的语做交际工具的最为现实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课堂学习目的语是学习者主要的选择^[19]。所以,他们提出显性的语法形式教学优于隐性的教学模式,结合语篇情景教授语法形式胜过孤立地教授语法形式,语法教学与交际语言教学可以兼容^[20]。从国内外国语学校的教学实践来看,由于较好地处理了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的关系问题,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的外语总体水平远远超过同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笔者曾认真地组织和开展了外国语学校的英语教学实践和研究活动,对语法教学的促进作用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我们提出的外语教学思路是“层次递进,阶段归纳,综合运用”^[21]。这个思路体现了我们对语法的教学态度、方法和途径。

从态度上讲,我们认为语法是必须要教的;从方法上说,归纳法和演绎法应结合应用;从途径来看,是在使用中实现语法的内化。

张思武指出,以二语习得理论尤其是中间语理论为基础形成的关于语言学习发生的假设、原理和机理,尤其是由朗的“相互作用假设(Interaction Hypothesis)”^[22]^[23]⁴¹³⁻⁶⁸、斯威恩的“输出假设(Output Hypothesis)”^[24]²³⁵⁻⁵²^[25]¹²⁵⁻⁴⁴、希密得的“注意假设(Noticing Hypothesis)”^[9]^[10]、斯基汉的语言处理“双重系统(dual mode-system)”原理^[26]²⁰⁻²²等构成的语言学习成套理由可以肯定以下关于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的基本观念,而斯基汉使“中间语系统循序渐进地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接近目的语系统”^[1]⁴的“复杂”概念概括了关于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的这些基本观念。在研究二语习得理论的这些假设、原理和机理的基础上,张思武明确提出:

语言学习就是学习语言的形式即语言的使用法,语言学习/教学的根本就是语言知识的构成和习得,语言学习/教学的应用语言学价值就在于促使学习者语言体系朝向目的语的日益复杂的变化,判断语言教学有否效果或语言学习是否发生的根据就是学习者语言体系的语言形式复杂化。^[27]

笔者认为,张思武提出的这些基本观念有助于澄清语法教学在语言教学中的意义,有助于语言教学回归语法教学的根本,同时可以证明语法教学有助于第二语言习得即中间语的发展。

三 有助于使用第二语言的准确性

从哲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体,一定的形式负载着一定的意义,一定的意义则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语言与其它事物一样,也是由形式和意义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张思武从形式与意义的角度对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研究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进行了思考,如甚么是语言学习,甚么是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的根本,甚么是语言学习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价值,根据甚么判断语言教学有否效果或语言学习是否发生,语言学习语言教学要不要学习/教授语言形式/用法即语法,等等,并提出所有这些争论归根结底就是受不同语言学理论影响的各种语言学习语言教学流派对“形式”与“意义”的不同认识,以及由于各种不同认识而产生的对“形式”与“意义”在语言学习语言教学过程中

的不同定位^[27]。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在继承中发展了语言研究视角,认为语言及语言的功能是由诸要素组成的系统,前者着重于形式,后者注重意义,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因此,我们既要教授语言形式,也要教授语言意义。众所周知,传统语言教学把语法教学作为重点,但随着交际语言教学的发展,有些学者质疑语法教学的价值,否定语法教学的作用,坚决否定显性语法教学,甚至连早期的语音教学都不例外^{[17]127-30}。虽然 Krashen 等人明确提出了语言学习是一个隐性的习得过程,但对以 Krashen 为代表的语言学习理论提出质疑的也不在少数。Mclaughlin 是第一位严肃地关注习得与学习概念区别的认知心理学家。他说:“要区别习得与学习,就得把区分有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概念联系起来。”^{[14]240-49}在他看来,把缺乏事实依据的东西作为证据用来区分有意识与潜意识的概念通常是令人怀疑的。Littlewood 基于认知过程考虑,认为习得与学习之间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两者是独立的,其意思是习得与学习彼此互相联系,习得过程中有学习的成分,学习过程中有习得的因素^{[28]77}。还有学者指出,习得和学习代表着语言内化过程中的不同方式,尽管习得系统和学习系统并不彼此独立,但可以融合^{[28]77}。桂诗春认为外语教学的问题很多,并从认知的角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与语言知识有关的 5 个根本问题^[6],如新的语言知识系统是怎样建立的,它和原来的语言知识系统是一种什么关系,等等。如果我们能进一步研究和认识清楚这些问题,我们的英语教学不会没有出路,也不会没有特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发现,显性的语法教学在语言学习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戴炜栋等结合外语教学实践就提出了“外显意识增强式任务模式”;在他们看来,提高学习者对语言形式的注意程度,运用外显否定反馈,帮助学习者获取归纳性知识,乃是促进语言理解和输出的有效途径^[19]。

1950 年代发生的“乔姆斯基革命”,其影响的深远性可能超过乔姆斯基本人的预期,尤其是在二语/外语教学领域,虽然乔姆斯基本人对语言学和心理学方面取得的“领悟和理解”对于语言教学的意义持“相当怀疑”的态度^{[29]43-49},并且他的语言学研究以“内在语言(internalized language)”而不是“外在语言(externalized language)”^{[30]20-26}为对象。乔姆斯

基指出,“生成语法必须是一套规则系统,以生成无限数量的结构”,传统语法用于教学是最好的;若欲改进教学,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当代语言学理论^①。Littlewood 在研究交际语言教学时,认为语言功能观的出现绝没有取代语言结构观的意思,同时承认注重语言的形式和意义的平衡当然有一个程度问题,既没有绝对的形式教学也没有绝对的意义教学^{[31]1-16}。Littlewood 把交际活动分为两类,即准交际活动和交际活动。他说,“如果我们按照字面意图应用这个分类,我们有必要说活动的交际性是针对第一语言学习者,而活动的准交际性是针对第二语言学习者”^{[31]86-87}。在二语/外语教学活动中,准交际活动就是一种包含语言形式的教学活动,指以讲授和练习为主的教学活动,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语言知识为真正的语言交际做准备的准备的活动。Spada 研究发现,在交际语言学习过程中,对那些通过教师讲授而接触到的语法知识所形成的认知能够较为持久地保存在记忆中,而且在语言输出中使用这些相关语法知识的准确性也会有所提高^[32]。

从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发展过程来看,我们认为,外语教学应该是从准交际活动到交际活动的过程。笔者认为对于初级学习者来说,按这个顺序进行外语教学不应受到非议;但当学习者进入中级或高级阶段后,颠倒教学顺序,也就是从交际活动到准交际活动也许更能激化学习者的积极性。这就是张思武总结的“以语言能力为梯级,处于核心,从低向高逐级上升;交际能力环绕语言能力梯级,呈螺旋状上升”的 Brumfit 模式^[33]。另一方面,无论课堂教学交际与否,即便是高级学习者,语法教学都不可缺少。这可以从 Harmer 提出的课型模式得以证明:正式的语法教学有利于学习者准确使用语言。Harmer 提出了课堂教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投入、学习和运用。Harmer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习者(初学者、中等程度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依据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顺序变换和不同组合设计了三种不同的课型,既直线型、反弹型和杂拼型^{[34]24-33}。Harmer 模式三种不同的课型分别适用初级学习者、中级学习者和高级学习者。从 Harmer 模式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规则的显性教授和学习对任何层次的学习者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与其他学者基于学习者年龄因素考虑关于语法教学重要性程度划分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即由儿童到成人大致是从重要到更重要再到最

重要的过程^{[17]127-30},也就是说,在外语教学的每个阶段,我们都要不同程度地关注语法教学。

语言的多重属性如语言结构性、语言生成性和语言社会性等决定了语言研究的不同视角。语言教学发展的历史表明,语言学理论发展历来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教学发展的方向。Skehan指出,二语/外语教学研究存在一些缺陷,如未考虑心理语言学的作用、教学理论和实践脱节等问题,其原因在于过于偏重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没有有效地吸收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1]43-92}。在从传统二

语/外语教学向现代二语/外语教学转向过程中,对语法的显性和隐性教学问题进行了长久的争论,有的赞成显性语法教学,有的反对显性语法教学,有的则在二者之间徘徊。实际上,语言教学涉及的问题较多,在处理外语教学具体问题时,我们应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组织课堂教学,正如 Widdowson 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教学既是实践问题更是理论问题,有效的教学材料和课堂教学程序依赖于对什么是语言和怎样使用它的原则的理解非常重要^{[35]75}。因此,就语法教学而言,虽然其主张各异,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语法教学的重要性。

注释:

①转引自吴刚《生成语法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版,第 58 页,第 373-374 页。

参考文献:

- [1]Skehan,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2]Lightbown, P. M. & Spada, N. *How Languages are Learned*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 [3]Foster-Cohen, Susan H.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 [4]Goodman, K. *What's Whole in Whole Language* [M].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1986.
- [5]Rivers, W. Mental representations and language in action[J].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1991,(47).
- [6]桂诗春. 认知与外语学习[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4).
- [7]Cook, V.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aching*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 [8]Cook, V.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9]Schmidt, R.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11:2):129-58.
- [10]Schmidt, R. Deconstructing consciousness in search of useful definition for applied linguistics[J]. *AILA Review*, 1994 (11:1): 11-26.
- [11]Harley, B.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and SLA in early French immersion[J].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993,(5:2):245-59.
- [12]Blyth, C.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grammar: Teaching teachers to teach aspect[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7,(81):50-66.
- [13]宋桂月,金莺. 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教师读本[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14]Larsen-Freeman, D & Long, M. H.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 [15]王初明. 应用心理语言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
- [16]Halliday, M. A. K.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Underlying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China* [J]. 英语教育, 2006,(4).
- [17]Stern, H. H. *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 [18]张思武. 英语学习过程诸因素探讨[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
- [19]戴炜栋,任庆梅. 语法教学的新视角:外显意识增强式任务模式[J]. 外语界,2006,(1).
- [20]戴炜栋,陈莉萍. 二语语法教学理论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2).
- [21]谭昌莲,孙鹏. 英语知识与能力协调发展研究[J]. 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9).
- [22]Long, M. H. Native speaker / non-native speaker conversa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3 (4:1): 126-41.
- [23]Long, M. H.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Ed. W. Ritchie and T. Bhatia.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96.

- [24] Swain, 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 [C]//Ed. S. Gass and C. Madden.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5.
- [25] Swain, M. Three functions of output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C]//Ed. Guy Cook and Barbara Seidlhofer. *Principles & Practic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26] Skehan, P.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and task-based instruction [C]//Ed. J. Willis and Dave Willis. *Challenge and Change in Language Teaching*.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27] 张思武. 准确与流利之间的复杂:均衡发展的任务型指导原则——《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四[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5).
- [28] Littlewood, W. *Foreig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 [29] Chomsky, N. Linguistic theory [C]// *North-East Conference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 Working Committee Reports,1966.
- [30] Chomsky, N.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M]. New York: Praeger, 1986.
- [31] Littlewood, W.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 [32] Spada, N. Form-focused instruc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review of classroom and laboratory research [J]. *Language Teaching*, 1997, (29).
- [33] 张思武. 交际语言教学若干问题探讨. [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6).
- [34] Harmer, J. *How to Teach English*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 [35] Widdowson, H. G.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On the Importance of Grammar Teaching in China's FLT

SUN Peng

(Sichuan Provincial Center of Teacher-Training for Hi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Chengdu, Sichuan 610066;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stitute, Panzhuhua University, Panzhuhua, Sichuan 617000, China)

Abstract: The multiple language properties, such as the properties of language structure, language generation and language sociality determine the different views of language study. The language teaching development history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theories, to a great extent, always influences the directions of language teaching development. The traditional grammar teaching is questioned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CLT, and some experts are opposed to explicit grammar teaching absolutely. In the light of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grammar teaching for second language / foreign language at least has the importance of three aspects: it conduc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econd language cognitive system, to the acceleration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course and to the accuracy of second language use.

Key words: SLA; FLT; grammar teaching; explicit teaching; psycholinguistics; cognitive psychology

[责任编辑:唐 普]